



中外名家经典随笔

【毕淑敏卷】

毕淑敏感悟心灵

毕淑敏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267.1/239

2008

中外名家经典随笔

【毕淑敏卷】

毕淑敏感悟心灵

毕淑敏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淑敏感悟心灵/毕淑敏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5354-3680-1

I. 毕… II. 毕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2409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 何 海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7.125 插页:1

版次: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65 千字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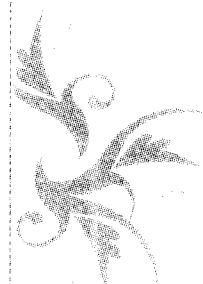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

最大的缘分 · 002
友情如鞭 · 004
将心比心 · 007
性别按钮 · 010
爱的回音壁 · 015
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 · 017
无形容颜 · 019
幸福和不幸永在 · 021
虾红色情书 · 024
关于爱的奇谈怪论 · 028
精神的三间小屋 · 032
爱的喜马拉雅 · 035
家是有生命的精灵 · 037
婚姻有漏 · 039
为什么总是遇人不淑 · 040
世界上可真有一见钟情 · 045

呵护心灵

心轻者上天堂 · 052
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 · 054
轰毁你心中的魔床 · 058
何时才能外柔内刚 · 062
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· 066
自拔 · 068
我很重要 · 070
流露你的真表情 · 073
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 · 076
像烟灰一样松散 · 078



- 
- 082 · 怨恨还是快乐，这是一个问题
 - 089 · 珍惜愤怒
 - 091 · 提醒幸福
 - 094 · 快乐之奖
 - 095 · 变化的哀伤
 - 096 · 寻觅危险
 - 098 · 心理拒绝创可贴
 - 103 · 呵护心灵
 - 107 · 爱最怕什么
 - 109 · 切开忧郁的洋葱
 - 112 ·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
 - 115 · 每一天都去播种
 - 117 · 千头万绪是多少
 - 121 · 保持惊奇
 - 125 · 挖掘心灵第一图

人生笔记

- 129 · 自信第一课
- 132 · 造心
- 135 · 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独白
- 138 · 我的故事
- 141 · 看着别人的眼睛
- 144 · 写作是一种命运
- 148 · 与寂寞相伴
- 151 · 我的五样
- 155 · 妈妈的饺子
- 159 · 儿子的创意
- 162 · 非血之爱
- 164 · 没有墙壁的工作间
- 167 · 家庭的天平
- 168 · 仅次于人的动物
- 170 · 旅行使我们谦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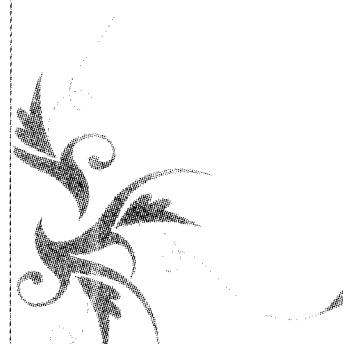
银与福 · 172
人生有三件事不能俭省 · 174

美丽感悟

关于思想和心灵的感悟 · 177
感动是一种能力 · 181
爱是不能比的 · 183
刺玫瑰依然开放 · 185
婚姻断想 · 189
我眉飞扬 · 191
今世的五百次回眸 · 194
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· 196
爱情没有快译通 · 200
第二志愿 · 204
发的断想 · 207
性感的进化 · 209
做自己身体的朋友 · 211
宇宙乐园 · 213
天使和魔鬼的数量 · 215
心“是” · 219
未来和将来的区别 · 221

每天都冒一点险

请您从老板椅上站起来 · 225
忍受快乐 · 230
紧张 · 233
每天都冒一点险 · 238
坦然走过乞丐 · 240
研究真诚 · 242
校门口的红跑车 · 245



- 250 · 泥沙俱下的生活
252 · 最单纯的生活必需品
254 · 走出黑暗巷道
258 · 坚持糊涂
261 · 握紧你的右手
263 · 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
266 · 抵制“但是”
268 · 做一棵城市树需要勇气



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

最大的缘分

这几年，“缘”字泛滥，见面就是缘。

在翠绿的伊犁河谷，一位哈萨克少女，高擎着马奶子酒说，尊贵的客人，世上最高最长远的缘分是什么呢？是吃啊！一生下来，婴儿就要吃。到不能吃的时候，缘分也就尽了。人们因吃而聚，因吃而离……

那一天，所有的味道，都被这句话漂白。

吃是笼罩天穹的巨伞。甚至从生命还没有诞生，我们就开始吃了。构成我们机体原初的那些物质：骨的钙，血的铁，瞳孔的胡萝卜素，头发的维生素原B5，肌肉的纤维，脑神经的沟回……无一不是我们从大自然攫取来的。生命始自吃大自然，自然是胚胎化缘的钵，这就是最洪荒的缘分啊。

出生后，我们开始吃母亲。乳汁是世界上最完整最富于消化吸收的养料，妈妈的胸怀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谷仓，遮风雨的帐篷，温暖的火墙和日夜轰响的交响乐团（资料证明，婴儿在母亲的心跳声中，感觉最安宁。因为这声音的节奏，已融入孩子永恒的记忆）。因为吃与被吃，母与子，结成天下无与伦比的友谊。这种友谊被庄严地称为——母爱。

长大了，我们开始吃自己。养活你自己，几乎是进入成人世界最显著的标志。填平空虚的胃，曾经是多少人惨淡经营的梦想。待统计到国计民生上，温饱解决了，我们就能进入小康，吃——此刻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成了逾越文明纪录的标杆。吃是基础，吃是栋梁，有了吃，一个民族才能在世界的麦克风中有扩大的声音。没有吃，肚子咕咕叫的动静压倒一切，遑论其他！

夫妻走到一块，叫做从此在一个饭锅里搅马勺了。吃是男女长久的媒人和黏合剂。

普天之下，熙熙攘攘，多少酒肆饭楼，早茶晚宴，都是为吃聚在一处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大事在杯觥交错中议定，有多少金钱在餐桌下滚滚

作响。

为了吃，人是残忍的，远古时曾尝遍了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所有生物。进步了，不再吃人。科学了，不再吃有害健康的食物。但人的好吃仍是无与伦比，毒蛇有毒，拔了牙吃。河豚烈性，剥了内脏继续吃。珍禽异兽，都曾被人烹炸清炖，吃了南极吃北极，先是磷虾后是鲸……人是地球上能吃善吃的冠军，狮子老虎都得自叹弗如。

吃到遥远的地方，吃出奇异的境界，是人类永不磨灭的理想。所以，人总想吃出地球去，吃到太空去，到另外的星球上找饭吃，这便是无限神往的明天了。

到什么也不想吃的时候，生命已到尾声，与这世界的缘分将尽了。所以，能吃是最基本的缘分，切不可小觑。与“能吃”的可爱相比，功名利禄都是泔水。吃亦有道，需吃得聪明，吃得正大，吃得坦荡，吃的是自己双手挣来的清白，吃才是人间的幸福。

珍惜能吃的日，珍惜一道举筷的亲人。珍惜畅饮的朋友，珍惜吃的智慧。敬畏热爱供给我们吃的原料，吃的场所，吃的机会，吃的概率的源头……大自然与母亲！

友情如鞭

一次，一个陌生口音的人打电话来，请求我的帮助，很肯定地说我们是朋友（我们就称他D吧），相信我一定会伸出援手。我说我不认识你啊。D笑笑说，我是C的朋友。我不由自主地对着话筒皱了皱眉，又赶紧舒展开眉心。因为这个C我也不熟悉，幸好我们的电话还没发展到可视阶段，我的表情传不过去，避免了双方的尴尬。

可能是听出我话语中的生疏，D提示说，C是B的好朋友啊。

事情现在明晰一些了，这个B，我是认识的。D随后又吐出了A的姓名，这下我兴奋起来，因为A确实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。

D的事很难办，须用我的信誉为他作保。我不是一个太草率的人，就很留有余地地对他说，这件事让我想一想，等一段时间再答复你。

想一想的实质——就是我开始动用自己有限的力量，调查D这个人的来历。我给A打了电话，她说B确实是她的好友，可以信任的。随之B又给C作了保，说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尽可以放心云云。然后又是C为D投信任票……

总之，我看到了一条有迹可循的友谊链。我由此上溯，亲自调查的结果是：ABCD每一个环节都是真实可信的。

我的父母都是山东人，虽说 I 从未在那块水土上生活过，但山东人急公好义的血浆，日夜在我的脉管里奔腾。我既然可以常常信任偶尔相识的路人，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朋友的朋友呢？

依照这个逻辑，我为D作了保。

结果却很惨。他辜负了我的信任，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。

愤怒之下，我重新调查了那条友谊链，我想一定是什么地方查得不准，一定是有人成心欺骗了我。我要找出这个罪魁，吸取经验教训。

调查的结果同第一次一模一样，所有的环节都没有差错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每一个人都依旧信誓旦旦地为对方作保，但我们最终陷入了一个骗局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久久地沉思。如果我们摔倒了，却不知道是哪一块石头绊倒了我们，这难道不是比摔倒更为懊丧的事情吗？

那条友谊链在我的脑海里闪闪发光，它终于使我怀疑起它的含金量来了。

这世上究竟有多少东西可以毫不走样地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？嫡亲的骨肉，长相已不完全像他的父母。孪生的姊妹，品行可以天壤之别。遗传的子孙，血缘能够稀释到 $1/16$ 、 $1/32$ 。同床的伴侣，脑海中缥缈的梦境往往是南辕北辙。高大的乔木，可以因为环境的变迁，异化为矮小的草丛。橘树在淮南为橘而甜，移至淮北变枳而酸。甚至极具杀伤性的放射元素，也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衰变过程，在亿万年的黑暗中，蜕变为无害的石头……

人世间有多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，其中也包括了我们最珍爱的友谊。

友情不是血吸虫病，不能凭借口口相传的钉螺感染他人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变是常法，要求友谊在传递的过程中，像复印一般的不走样，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幼稚。

道理虽是想通了，但情感上总是挽着大而坚硬的疙瘩。我看到友情的传送带，在寒风中变色。信任的含量，第一环是金，第二环是锡，第三环是木头，到了C到D的第四环，已是蜡做的圈套，在火焰下化作烛泪。

现代人的友谊如链如鞭。它羁绊着我们，抽打着我们。世上处处是朋友，我们一天在各式各样友情的旋涡中浮沉。几乎每一个现代人，都曾被友谊之链套牢，都曾被友谊之鞭击打出血痕。

于是我常常在白日嘈杂的人群中厌恶友情，羡慕没有友谊只有利益的世界。虽然冷酷，然而简洁。

到了月朗星稀的夜半，当孤寂的灵魂无处安歇时，我又如承露的铜人一般，渴盼着友人自九天之上洒下琼浆。

现代人的友谊，很坚固又很脆弱。它是人间的宝藏，须我们珍爱。友谊的不可传递性，决定了它是一部孤本的书。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友谊，但我们不会和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友谊。友谊是一条越掘越深的巷道，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。刻骨铭心的友谊也如仇恨一样，没齿不忘。

友谊是一种易变的东西，假如它不是变得更好，就是不可抑制地变坏了，甚至极快地消亡。有时，在很长一段岁月里，友谊似乎是一成不变的，保持很稳定的状态。这是友谊正在承受时间的考验。

这个世界日新月异。在什么都是越现代越好的年代里，唯有友谊，人们

保持着古老的准则。朋友就像文物，越老越珍贵。

友谊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，砍伐它只需要一斧一瞬，培育它则需一世一生。仿佛也有像泡桐一样速生的友谊，但它也像泡桐一样，算不得上好的木材。当然，也有在刹那间酿出友谊的醇酒的，但那多需要极严酷的环境，或是泰山压顶，或是血刃封喉，于平常人是不大相干的。

友谊说起来是极宽广极忠厚的襟怀，其实又是很自私的。它的不可转让性就是明证。它只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单枪匹马的承诺，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，馈赠不得的。

在老家是朋友，到了深圳就不一定是朋友。穷的时候是朋友，富了以后很可能就谁也不认识谁了。小的时候是朋友，老的时候或许形同陌路。不信掏出我们每个人的电话簿，你就会发现，前些年经常联系的友人，现在已不知他们飘零何方。有些人已经反目，我们甚至不愿意再看到他们的名字。人为什么要不断地更换电话簿，我以为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友谊还需滋养。有的人用钱，有的人用汗，还有的人用血。友谊是很贪婪的，绝不会满足于餐风饮露。友谊最简朴同时也是最奢侈的营养，是需要用时间去灌溉的。友谊必须述说，友谊必须倾听。友谊必须交谈的时刻双目凝视，友谊必须倾听的时分全神贯注。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脆弱，一个不经意的言辞，就会使大厦顷刻倒塌。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容易变质，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，就会让整盆牛奶变酸。

友谊之链不可继承，不可转让，不可贴上封条保存起来而不腐烂，不可冷冻在冰箱里永远新鲜。

正确地讲，友谊是没有链的，有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小环。它为我们度身而做，就像神话中的水晶鞋，换一只脚就套不进去。它是一种纯粹个人栽植的情感树，树上只结一个果子，叫做信任。

红苹果只留给灌溉果树的人品尝。

别的人摘下来尝一口，很可能酸倒了牙。

将心比心

我做过许多年医生，见过许多濒死的病人。死亡给每个人划一个圆圆的句号。在这个句号之前，人们把自己的命运浓缩起来。

死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——有准备的死和没有准备的死。摔死就是没有准备的死，（当然在广义上除了极幼小的孩童，我们都或多或少考虑过死亡。）有准备的死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人们冷静地回忆自己的一生，犹如上溯一条绵长的河流。世俗的纠缠，在死亡的背景之上，它平素所具有的魔力，异乎寻常地浅淡了，人便格外地公允格外地豁达，有置身物外的超然与智慧。古人曰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指的就是这种时候。

假如就在这种时候，依然刻骨铭心地惦记着一件事，依然期望等待，不依不饶，那这个心愿便集中反映了一个人的个性，甚至是他的生命的支点。古人的死不瞑目，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比如鲁迅先生临终前，说他对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的人，一个都不宽恕，由他们怨恨去……我以为这句话集中了先生的性格与智慧，死亡强化了真理的力量。

作家喜欢描写死亡，死亡是一个色彩斑斓规模宏大纵横开阖的舞台。

我守候过一个得癌症的女人最后的时光。她那么瘦，每说完一句话我都以为她再也没有力量说第二句话了。可她一直注视着我（有时也注视着悬挂在她头顶两端发黑的日光灯管），不停地她说下去，她的秘密，她的向往……这是一个灵魂在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。

《女人之约》^①最初的意向就是在那时——在输液架下葡萄糖液极轻微的溅落声中萌动的——我知道我将在某一篇小说里，描写一个行将就木的女人耿耿于怀的一件事。

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？我暂时还不知道。对于女人，也许有关爱

^① 《女人之约》被收在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毕淑敏小说精品集《梦坊》里。

情，也许有关事业，也许有关孩子……我也在留心，在寻找——这个意象便在那里沉睡着，仿佛一只潜伏着的猫。

我在工厂里呆过许多年，熟识许多普通的女工。我的医术虽不敢说是极好，但我是认真而和气的。也许是因了职业便利，（人在得病的时候也格外喜欢倾诉。一场重病相当于一次轻的死亡，更何况许多病原本就是由精神的创伤而起。）我知晓她们的悲欢离合，犹如熟悉我最好的朋友。

在工厂里，你不能不关心生产形势，因为它同你的饭碗密切相关。当清理三角债的风波骤起时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开玩笑说如果启用××讨债也许可以所向披靡……那话语中几分戏谑，几分嘲讽，几分无可奈何，几分叵测刻毒……

我思绪深处的那只潜伏的猫倏然而起——假如一个曾经有过污点的卑微的女人，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……假如她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为众人讨回了利益……假如她贡献出了所能贡献的一切，将会得到怎样的评价……假如……

假如很多……我静静地思索下去。

《女人之约》就这样从浓密的草丛中渐渐显露出来，犹如一条依稀的小路。

我想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，在她撒手西行的时候，最萦绕心怀的应该是自己的尊严。

不要以为普通的小人物就没有尊严。不要以为女人的尊严感天生就薄弱于男人或人类的平均值。不要以为曾经失去过尊严的人就一定不再珍惜尊严。

低矮的人格更渴慕高大，生过病的人更加珍重健康。

《女人之约》写的过程很快，只三两天吧。写的时候，只一味写下去，照鲁迅先生的教导，并不回头看。我写作的时候经常很没有信心，回头一看，便觉得一无是处，再也写不下去了。于是，咬紧牙不回头。

写完后，通起来一读，心情便很有几分沉重，竟觉得眼角有几分湿润。

被自己的作品所感动，在我是极少的，《女人之约》算一个小小例外。

我觉得那个女人不安的灵魂，在云空中俯视着我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吁出一口长气，安宁地远行。

我没有办法使笔下那位女厂长为女工郁容秋鞠那个应该鞠的躬。虽说女厂长是从我的笔下走出来，但她不会听从我的命令。

文中的一些细节，比如给普通人伪造一张高干入院登记表、策划什么时间让领导去与垂危的病人告别，都是生活中的我，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做过的事情。

医生的生涯给了我的写作以巨大的影响，我今后大概还会写许多以生命为背景的小说，这在我，也是无可选择的。

有不少朋友对我说，看了《女人之约》，使他们想起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。我是少年时代读的这篇名著，以后再没有读过。（这真是一件憾事，我最近一定要找来再好好读一读。）在构思写作《女人之约》的过程中，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《羊脂球》。但我绝不否认，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所给予我的源远流长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犹如我们每日的奔跑与跳跃，来源于食物中的热卡与能量。虽然不能确切指出某一步和某一鸡蛋有着对应的关系，但从总体上它们是息息相关的。

在《女人之约》里，我有意避开了男性，把它写为女人同性之间一个故事。两性之间是有不可通的地方的，犹如两代之间的“代沟”。倘若同性之间的不理解不宽容不尊重甚至蔑视，我以为必更胜于异性之间的伤害。或者说，征服异性较之征服同性要简单容易些。假如文中的女厂长变成男厂长，我想悲剧的成分就可能减弱。

我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大板块：在高原当军人和在工厂做医生。我写作时缺乏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，我只能写或者说只敢写那些我很熟悉的事情。用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：将心比心。

性别按钮

假如我们身上有一个按钮，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性别，我将在一生的许多时候使用它，让我们假设按钮的颜色，男性为红女性为绿吧，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素有红男绿女这样一个成语。

我想象自己的身体也许像交通繁忙的十字街头，红红绿绿闪烁个不停。

当我还是一個胎儿的时候，我选择女性。因为根据最新的科学证明：在女性特有的那两个XX染色体上，除了表示性别，还携带着许多抗病的基因。流产夭折的孩子多半是男婴，就是因了这个缘故。请别谴责我的自私，外面的世界这么喧哗美丽，我这辆小小的跑车，不能还没驶出车站就抛锚。

当降生终于开始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男性。我要向人世间发出最嘹亮动人的哭声，宣告一个生命——我的到来。一个理由是女孩子的哭声多半太秀气，自己就听得没情绪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我的亲人们高兴。无论社会怎样进步，中国人还是喜欢男孩。尤其在产房里的时候，生了男孩的妈妈眉飞色舞，生了女孩的妈妈低眉顺眼……为了能让自己的妈妈理直气壮，为了能让望眼欲穿的爷爷奶奶喜笑颜开，我只好义无反顾地选择男性。这可绝不是向世俗的偏见低头，而只是想在出生的这一瞬间，带给我的亲人更多的快乐。

我在襁褓中慢慢长大。这段期间，做男婴还是做女婴都无所谓。在没有发明舒适的纸尿布以前，我想还是做男孩好一些，享受干爽的机遇比较多。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，这件小事不再能左右我揿动电钮。在这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，我男女不辨地随意躺在绵软的带栅栏的小床里，用小手追逐缓缓移动的阳光，学会对着使我们愉悦的事物微笑。我们脱离了母体的温暖，独自面对自然界的风霜。我们尝试着对饥饿和病痛发出抗争，但我们其实很无奈。假如没有亲人的呵护，无论男孩还是女孩，我们都软弱。

像初夏的青苹果，我们缓缓地长大。这段时间如果一定要我选择，我就